

新民晚报 星期天夜光杯 / 读书

庾信文章老更成

◎ 杨鑫



王纪人先生的《失衡与重建》一书最近由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出版,该书是作为“上海文学名家文库·40后卷”中的一本而呈现给读者的,汇集了作者2011年以来所写的57篇文章,算是他此一阶段以笔为犁、勤耕不辍的一个小结。虽仅为一个阶段的文字,但就如百花成蜜、陈酿久藏、百炼之后的“绕指柔”,其中凝结着作者久久为功的深厚功力,即凝结着一个在这九年中渐次由70岁迈入80岁的高龄学者、作家的老成入化的学养和境界,其内涵和肌质自远非一般作者所能及。所以我想,用杜甫称赞庾信的诗句来作比,自然是十分相宜的。

“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横。”该书虽以《失衡与重建》名之,其覆盖面却是比较大的,主要涵括文学理论、以上海为对象的当代城市文学、作家作品评论、文学阅读、电影创作、电视文化、舞台节目、机器人写作、文化随笔等诸多方面,反映了作者广博的文化修养和跨文化打通人文知识壁垒、从不同界面把握世相、言说文理的器局和能力,的确称得上是“凌云健笔意纵横”了。它方圆文域,纵横艺坛,悠游史脉,聚焦热点,无论是比较严肃的规范写作,还是时尚流行的大众文化,均可自由面对,准确把握。

其中,既可见其学理基础的扎实、深厚,又可见其视野的新潮、敏锐,比如,对话剧《原野》的创作和舞台演出的评说就显示出了作者极其深厚、精专的学术功力,文章《恶评和曲解,终挡不住杰作》别具慧眼地赋予《原野》以曹禺“戏剧史”的整体结构和脉络,把它纳入曹禺“风格殊异的命运三部曲”考量之中,从《雷雨》的“俄狄浦斯”加“弗洛伊德”加“佛教因果”的命运、欲望、信仰模式,到《日出》的社会学批判转型,再到《原野》的表现主义先锋风格,其梳理、探研、评判,就既合辙入谱,又不乏卓有分量的新见新识,论其专业性、学术性,与此类大部头的高水平的论文、专著放在一起也一点都不逊色,但它又十分轻松好读,则又是这些“专门家之文”所远不能相比的。

再比如《略谈机器人的文学写作》,就无疑是雨后春笋、二月新花一样的时新之文了。文章以“深蓝”“阿尔法狗”起笔,再由美国的机器人新闻写作过渡到俄罗斯的机器人文学写作,对出于其手的人类有史以来第一部机器人写的长篇小说《真爱》作了简单的介绍,然后就把笔锋转到了中国的机器人诗歌写作实验上,比较详细地介绍、分析、评价了发生在中国的“世界上第一本人工智能创作的诗集”:《阳光失去了玻璃窗》。

其后又略述美国机器人写作在小说、剧本方面的情况,全文最后以机器人“不具备人类的生物学基础,虽可能拥有人类的智商,却难以获得人类的情商。而文学却是情感的、直觉的、基于个人生存经验的灵感式的写作。因此,机器人写作,在可以预期的未来,不可能有浑然天成的独创。”的结论做了一个盖棺论定性的总结,全文材料翔实,安排有致,且又富于明见卓识,可谓前沿性的燃灯指路之作,体量虽小,其意义却十分宝贵。

理论家、作家、学者、教授;作者、作品、读者等这些不同的角色,从来都是有分界有区隔的,甚至有些分界还可称是“壁垒森严”,山南难见山北。如何打通其间的壁垒,则需要有通识的结构和通才的手笔,王纪人先生就是这样一个个圆通无界的“多面手”,他是学者、教授,同时也是理论家、批评家和作家。或者毋宁说,他有理论家的理识,批评家的锐眼,也有作家的文才和优秀学者、教授的人文情怀,是一个难得的复合型的“人文高士”。还有,他还熟通中外,兼容古今,尤其是能把“资深教授”和“时尚达人”两种人设差距比较大的形象无缝地黏合于一身。这在今天人们科层制式严重分化、区隔的背景下,更是十分之难能可贵。比如书中关于海派城市文学的发展脉络的“有史有评”的梳理、勘论、述介,就举重若轻,把本属沉重艰涩的学术、学理问题,却出之以简通而文之文辞和灵活洒脱之笔致,娓娓道来,章法不乱,词精义准,且又情富而趣多。读来是既受教,又享受,用“寓教于乐”“雅俗共赏”“文野皆宜”评之,是一点也不过分的。读了这些在如今有太多的所谓研究者、写手的大量的“不通不顺且无采无趣”之文做陪衬背景的精妙之文,我不免想,一个人不管你有多高深的学术背景,多高迈绝尘的思想和情致,先有一副会写文章的好手笔才是不屈己不欺世的王道吧?而王纪人先生就是这样一篇文笔不凡的“理论家”“批评家”,别的不说,你看他能把对每一部作品的评论都写得肌理分明,曲折有致,词精意洽,而又各个都符合其实际、符合其要旨和特色,真可谓能曲尽其妙,随形赋文,而又各呈异彩,真是“一笔而多文”,其文笔之精到、细腻、丰富、灵动,像善猎者手中的那无比珍贵的诱饵,总是首先能俘获读者,使他们读理论性、批评性文字也有如读小说、散文一样的愉悦和闲适感。

作为一个“作家式”的理论家,王纪人先生不光有著名的《风格论》《怪诞论》,在文学理论最重要、最迫切、也最难突破的中西会通、创新方面,也提出了极富创新价值的睿识卓见,认为:“中国文论的原点是道、境界和韵,它们构成了中国文论的元结构,借此也就可以把中国传统文学理论的精髓“逻各斯化”了,从而就可在曾为西方所独霸的“逻各斯”场域,真正实现中西文学理论间的对等的对话和融合,以此而往,一个新的中西融合境界的诞生也就不再是不可能的事情了。这大概是他把《文艺价值判断的失衡与重建》作为首篇,也由之简缩出书名的原因吧?因为它标示着作者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论发现和贡献。

一本二十多万字的书,不薄也不厚,却健笔凌云,纵横多意,真值得你拨冗一读。



如果将一部文学作品比作一个婴儿,作者就是十月怀胎的母亲,编辑自然就是助其一朝分娩的产科医生,而首次出版这部作品的出版社或发表这部作品的报刊便是其产房。

在人民文学出版社下属的《当代》杂志这个诞生了很多部茅奖作品及中国当代文学经典的“产房”内,资深“产科医生”汪兆骞参与或见证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一部部文学经典的诞生过程,如《芙蓉镇》《将军吟》《冬天里的春天》《古船》《白鹿原》《尘埃落定》《钟鼓楼》等等,正是这些如雨后春笋出现的经典作品共同点亮了沉寂十年的文学星空。我们徜徉在这些作品营造的艺术空间并为之赞叹时,往往忽略了其诞生过程中遭遇的痛苦、曲折、屈辱、泪水、无奈。这些不为人知的一面,恰恰为我们重温经典打开了一个阀门,因为文学作品从来都与一个作家的修养、阅历、思想,与一个时代的变迁、发展、进步,与不同时代读者的观念、认识、审美息息相关。

一部优秀的作品,或直接或间接,记录一个时代的面相,反映一代

文学的台前与幕后

◎ 蒋应红

人的精神状态,同时显现一个作家对所处环境的态度和理解。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的80年代 中国的文学与文人》就不仅仅是汪兆骞作为编辑的工作日志和与文坛健将友情交往的回忆录,更是八十年代文学生态的备忘录。这些作者与作家、作家与作品、作品与现实的细枝末节,再一次激活了我们对那些耳熟能详的文学经典的固化认识,刷新了我们局限于文学本身的审美体验,让我们从整体上体会到八十年代文学发展的历程。

《我们的80年代》在写法上夹叙夹议、述论结合,在亦庄亦谐的行文中,可见这一时期的作家,虽经历了冲击,但很快就积极迈开用文学思考现实、关注人生的脚步,用文字为历史留下证词。莫应丰写完《将军吟》,将其装进木盒,用塑料袋裹好,埋在地下,他说,一旦足可给历史留下形象证词的作品完成,他何惧死亡。冯骥才通过《神鞭》《三寸金莲》对中国传统文化深刻反思。对于这些作家、作品的理解,不能站在今天的角度来讨论孰是孰非,而应该将其放置在具体的历史场景中重新考量其出场缘由和文学姿态,无论其文学表情是什么,一个不可争辩的事实就是,正是这批作家的“突围”实践促使八十年代文学大踏步向前,这是他们的可敬之处和价值所在。

从作者的身份来看,不能单纯认为汪兆骞只是《当代》的一名编辑,他也是八十年代文学的一分子,八十年代文学的繁荣,与这一代编辑卓越的职业素养和操守不无关系。书中可见他与很多作家以文相契,因文而友,私下里把酒言欢,诗酒竞豪,但面对某一作品时,始终坚持文学原则,绝不“勾肩搭背”。这种公私分明的态度,为八十年代诸多优秀作品的脱颖而出而疏浚了通道,提供了平台,也维护了编辑这个职业和一份杂志的尊严。这种唯文学品质是瞻的执着和坚守,保证了当年在《当代》发表的一大部分作品的成色,以汪兆骞为代表的新一代编辑功不可没,他们是幕后人,但凝结在这些作品中的心血和才智,与作家作品一道促成了八十年代文学繁荣的动人景象。

综上,《我们的80年代》所“爆料”的文学往事,将我阅读文学经典的视界从台前引向了幕后,这些“不寻常的故事,虽世情相去已如云泥河汉,但并不都斑驳成尘,一直都弥漫着一文化意绪”。这些荡漾在文学历史长河中的“意绪”,倒映出了八十年代中国文学和文人的精神气象,必将成为当下人文中国建设的重要参照。

悬疑之魅下的反思 ——读纪尧姆·米索的《玫瑰的遭遇》

◎ 郑筱诗

“许多年过去了,人们说陈年旧事可以被埋葬,然而我终于明白这是错的,因为往事会自己爬上来。”

法国蔚蓝海岸——达摩克利斯之剑

2017年,海岬地区,一名男子指着一具尸体,对警官说:“是我干的。”

1992年,暴风雪之夜,玫瑰摄影人心魄的变卡和她的秘密情人神秘失踪,至今生死未卜。

同夜,在学校体育馆的墙壁里藏着一具尸体,那是“我”和朋友马克西姆尚未赎还的罪行。

二十五年过去了,“我”已是成名作家,马克西姆正在竞选议员,彼此过着体面平静的生活。可当得知母校五十周年校庆体育馆即将拆除的消息,那段逐渐淹没的前尘往事,那个极欲摆脱却又时刻窥伺着的暴风雪之夜卷土重来;那把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终于摇摇欲坠了。

在罪行败露之前,在身败名裂之前,“我们”必须返回故乡,背水一战。然而身后,还有神秘的复仇者,穷追不舍……

致爱卡:

我想成为一个没有躯体的灵魂,只为永伴你左右。

爱你,即生。

亚历克西斯

诗集扉页的题词——一切因此而起

要是没有那股炙热有毒的吸引,没有那首诗躁动的嫉恨……一切就都不会发生了。这很容易让人联想成少女青春期的情感冲动,可事实远比这复杂得多。

跨时空背景铺垫,为整个故事奠定了神秘底色;“我”的视角,探寻追踪,整个故事就像个毛线团,复仇者牵动那根对的线头,疑点遍布蔓延,线索枝蔓丛生。凭借高超的结构能力,精巧的线索勾连,真相的缠绕交织。一方挖掘,一方

掩盖,一方复仇,三股巨力撞击,令惊天秘密浮出水面。

每个人都深陷其中,所有人都难辞其咎。

这不是简单的破案故事——当真相揭开,罪人受到惩罚,逝者得以安息。故事以秘密起始,真相层层展开,当“我”和读者将真相了然于胸,秘密最终仍以秘密告终,归于尘埃。这得益于作者的精心布局,巧思设计。真相虽然揭开,可永不会大白于天下。作者在这里留下了对于所谓真相的嘲弄与何为历史真实的反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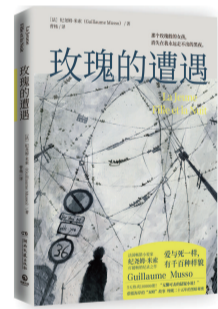
在所有我可以给你的建议中,这一条最为宝贵:孩子,无论遇到什么,永远都要积谷防饥,为人生路上可能会遭遇的逆境未雨绸缪。

父辈一代——有我在,没人敢再伤害你

“这一代的男人,已然是个正在消亡的物种。他们简单粗暴,凌厉生硬,价值观老套传统。他们被当今的世人唾弃,因为他们的大男子主义可耻又过时。然而,‘我’却由于人生之路上遇见了他们,而收获了双倍的幸福。要知道,为了拯救‘我’,他们没有丝毫犹豫,不惜身受牵连。”

这是整部小说最饶有意味的一个主题。不同于很多文学作品关于父辈的书写,那些父亲形象是专断的、自私的、缺席的、沉默的,那些文字带着对父权的反叛、嘲弄与挑战;恰恰相反,这部小说书写着子对父的回归、谅解与感恩。因为换来“我”全身而退的,是父辈肩负着的爱的重量。

浪漫悬疑,是法国悬疑小说大师纪尧姆·米索的独特标签,这种写作风格继《会消失的人》《如果没有遇见你》之后,在这部新作《玫瑰的遭遇》里得以充分延续,讲述着爱恋与情欲、嫉妒与憎恨、冲动与暴力,谎言与伪装……值得关注的是,在悬疑外壳包裹下,隐含作者关于所谓真相、历史与父辈的反思。



新书速递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世界观》

本书系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史上的经典作品之一,是作者别尔嘉耶夫所作的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专题讲座,这种题材保证了本书具有一定的可读性。

别尔嘉耶夫从人、自由、恶、爱等问题出发,以其独特的哲学视角,系统阐释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世界观”。别尔嘉耶夫说:“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是真正的思想盛宴。”他认为,“思想”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中起着巨大的核心作用。别尔嘉耶夫称陀思妥耶夫斯基为自己的“精神之父”。正是这种精神上的同源,使得这一带有俄罗斯特色的诗学阐释令人惊喜地充满了诗意的激情。

《学习的格局》

孩子写作业磨蹭、上课不专注、成绩下滑、严重偏科……这些令家长头疼不已的学习问题,靠单纯的“刻苦学习”是无法彻底解决的。

《学习的格局》是一本为父母和孩子而写的养育指南。这本书融合了65个世界前沿的学习理论,提供了208个高效实用的学习方法,分享了89个翔实生动的案例故事,颠覆了那种靠“低水平重复”的传统学习认知,引导父母走出固有的学习误区,助力孩子自主学习,成长为具有竞争力的人才。

